

歷史空間

白頭翁

不朽的雲岡石窟(三)

歷史空間

公元424年，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死去，拓跋珪的孫子拓跋濬繼承皇位。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北魏太武帝拓跋濬，那年他也剛16歲。一直虎踞在北魏北疆的匈奴柔然部趁北魏政權更迭，少皇帝登基未穩，便悍然發兵犯境直撲北魏。沒想到這位少年皇帝毫不懼怕，毫不猶豫立即御駕親征。拓跋濬意氣風發，師出有名，正好藉此戰機一舉掃平北患，擴張疆域。他竟親率騎兵，日夜不停，直接殺奔戰場。當他被柔然大兵裡裡外外包圍了50多道重圍時，這位生於戰場，長於戰場，從小就戎馬征戰的少年皇帝臨重兵受重圍竟然紋絲不亂，鎮定自若，指揮自如，身先士卒，擒賊擒王，以少擊多，把柔然大軍殺得兵馬大亂，丟盔解甲，盡顯少年天子卓越的軍事才能。

公元427年，拓跋濬又親率輕騎3萬多，長途奔襲，一舉擊敗夏國，採用聲東擊西，引蛇出洞的戰術，佈下口袋陣，擊潰夏兵，攻破號稱石灰、白黏土、糯米汁攪拌夯築起來的國都統萬城。

拓跋濬繼承祖業，完成了中國北方的統一。

公元446年，拓跋濬西征長安鎮壓「蓋吳起義」時發現在一寺廟中，暗藏大量兵器，且僧侶竟然聚眾淫亂，拓跋濬大怒，多日積存在心中的怒火中燒，下令全國滅佛，拆除廟宇，搗毀佛像，驅散僧侶，捕殺和尚，史稱「太武滅佛」。

拓跋濬是個性情剛烈，又性情多變的皇帝，他平定北方以後，急切要安定江山，穩定政權，他感到佛教的影響和寺廟的勢力已經構成對他皇權的威脅，他認為一些地方上不穩定，頻頻造反的根源來自不斷擴大的寺廟，加上北魏自立國以來佛、道之爭日趨激烈，佛不容道，道不容佛，佛道不能兩立，而佛道都在朝廷中尋找代言人，發展自己的勢力。拓跋濬一聲聖旨，佛門遭殃。成為北魏統治139年期間的一件政治事件。大和尚曇曜此時此刻東逃西躲，風餐露宿，幾次險些被捉被殺。但曇曜高僧誓不還俗，誓不改信，堅信佛祖。想曇曜大和尚那臉苦相，的確可能和這段艱難困苦的日子有關。七年，整整七年，曇曜高僧風餐雨躲地整整度過了2,500多個日日夜夜，當他得到文成帝拓跋濬的皇詔，讓他趕快回來，主持雲岡皇家石窟的開鑿造像，下令在全國恢復佛教。曇曜高僧聞信，即使半生的佛門休養也難禁他放聲大哭。曇曜終於於公元460年奉詔開工，「開窟五所，鑄建佛像各一，雕飾奇偉，冠於一世。」

武周山上鑿窟造像之聲真如金玉之樂，鐘呂之鳴，在曇曜大和尚聽來如同磬魚之聲，經律之美。這「開窟五所」乃皇家的佛窟，秉承法果大和尚的創意，領會拓跋濬的旨意，曇曜大和尚要把這五窟佛像打造成北魏開國的五位皇帝。拜佛如拜天子，跪天子如同跪佛。曇曜高僧不愧被拓跋濬拜為「帝師」。「曇曜五窟」即現在雲岡編號為第16至20窟，從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一直到時任皇帝拓跋濬，一帝一窟，依次而建，每窟一石門，一石窟，外壁雕滿千佛，主佛釋迦牟尼高達13米以上。它們或坐或立，或思或期，或眺

或看，無不釋迦之軀，雕皇帝之態，藉釋迦之儀，傳皇帝之神。「曇曜五窟」使雲岡石窟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拓跋氏皇家祖廟。

走進那高大的石窟，那一尊尊佛祖圓髻方額，高鼻深目，眉眼細長，嘴唇微閉，唇角上揚，巨耳垂肩，粗脖短頸，身軀健碩，神情既威嚴又可親，氣度既恢弘又睿智，在石窟中更顯得頂天立地，莊嚴肅穆。彷彿一步踏入佛國，又彷彿眾佛突降人世。不禁讓人肅然起敬！一千五百多年前石頭造像的神韻，俊美、剛柔、質樸，經歲月的積累，更顯得無與倫比的美，彷彿能讓人從那大佛的一顰一笑，那蓮花的一舒一展，那飛天的一屈一伸，那袈裟的一飄一動都能感到有一股股遙遠的羅馬、希臘、拜占庭遠古的石文化的美，這種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在雲岡石窟中的絕妙展現至今沒有一個令人完全信服的說法。但這種藝術的交融卻折服了一批又一批中外文化大師，他們除了讚歎，除了肅穆，還有由衷的折服。

1973年9月15日，中國總理周恩來陪同法國總統蓬皮杜專程來雲岡石窟參觀，讓蓬皮杜感到震驚和發自內心地歎服，這位當時已經病入膏肓癌症晚期的法國總統連連說不枉中國一行，太令人歎服，太令人震驚，太美了！雲岡石窟的石造像可謂空前絕後！曇曜大和尚步步不離石窟。據說當年從北方各地尤其從西域請來大量石匠大師，當雕鑿到佛祖時，要一刀三看，一鑿三拜。曇曜大和尚要上下左右反覆打量石像，要佛中有帝，帝融進佛中。每一窟中大佛造成，北魏乃至南朝，西域的高僧都不遠萬里前來拜謁，常常吟經之聲，磐鐘之聲和雲岡石窟中的鑿琢之聲相伴相隨，在晨煙暮霞中籠罩整個武周山。

我專門佇立在18窟大佛造像前，按「曇曜五窟」排列，此應為拓跋濬與佛陀合一的造像。「太武滅佛」，曇曜大和尚是受過拓跋濬的「政治迫害」的。曇曜該如何處理這石窟中的佛像？仰臉細望，佛像太高大，15.5米，產生視覺的偏差，兩頰圓潤，上額方正，兩耳垂肩，雙目正視，半袒右肩，左手持袈裟上舉胸前。右手臂殘斷，雙腳立於蓮台之上。大氣磅礴，威嚴莊重。已不知曇曜大和尚當年作何想法，如何作此設計？一說拓跋濬晚年庸邁，晚年未保，滅佛之後內亂外憂，死於宮中奸賊之手，活得威猛英雄，死得猥瑣渺小。晚年常為滅佛懺悔，已自得報應。又一說是此造像已有暗示，佛像左手捶胸，右手下垂，雙唇似動，雙目似滯，表現一種懺悔的神情，尤其其袈裟仍萬佛之衣，雖生時滅佛，但死後又崇佛，萬佛袈裟在「曇曜五窟」的石佛造像中是唯一的，足見曇曜高僧的智慧。還有一說是第18窟的佛陀在開鑿時就沒有鑿出右手臂，意在太武帝拓跋濬為滅佛斷臂自醒。俱往矣，端立在高大石窟中的釋迦牟尼亦威亦慈，亦莊亦穆，亦嚴亦親，1,500多年未變，讓一代代後人頂禮膜拜……



■18窟大佛造像

網絡圖片

書若蜂螞

■葉輝

衙前圍與九龍街

話說1845年，英人哥連臣中尉（Thomas B. Collinson）登慈雲山，在觀音廟後繪製了一幅九龍半島地圖，當中繪有衙前圍村（又名慶有餘村）——據當地原居民族譜資料顯示，此一村約建於1570年至1574年之間，迄今已有四百餘年歷史了，現正面臨清拆，由是引起市民廣泛關注。

翻查地方史，衙前圍村與沙埔村、衙前墾村、隔坑村、石鼓壠村、打鼓嶺村、大鵬村合稱「衙前圍七約」，其中以衙前圍村為眾村之首；吳佛全乃衙前吳氏二十五世傳人，近年哥連臣所繪製的地圖放大，更標示東九龍乃至港島的中文地名，從而明確展示十三條古村（即十三鄉）的位置，此地圖以衙前圍為中心，圍前有蹲前古屋（今彩虹道啟德明渠）十餘間，此乃吳佛全於1935年出生之地。

九龍城寨建於1847年，哥連臣繪圖之時，城寨尚未有城牆，圖中倒標示了九龍街（Kowloon Market），那是一個墟市，由九龍城以東的東頭村伸延至龍津橋（碼頭），乃從水路進出九龍城的必經之路；據聞此一大街以花崗石鋪砌，兩旁商店林立，從此處延展至舊九龍城碼頭，旁為沙埔村，全盛期設有不少妓寨、賭場和鴉片煙館，乃其時九龍半島至為興旺的墟市。

話說1867年至1871年期間，香港曾開放賭權，但到了1872年再禁賭，由是一些賭場就遷移到九龍寨城，寨城龍津橋近在咫尺，故常有外國旅客從水路乘船到寨城賭場觀光；九龍寨城鄰近有馬頭角、馬頭涌及馬頭，地名由來有兩種說法，一說馬頭角乃石山，形如馬頭；一說由於龍津橋此一碼頭而得名，皆因「馬頭」與「碼頭」在清代原是相通的。

「馬頭」與「碼頭」何以相通？據聞有此說法：在十八世紀中，揚州鹽商於天寧寺西園興建行宮，宮前建有御碼頭，乾隆遊瘦西湖據說在此登船，御碼頭石碑刻有「御馬頭」，那是由於皇帝足下不可有任何障礙，乃將「碼」字去掉石字旁。

及至二戰時，日軍擴建啟德機場，曾下令拆村，經村民游說後，此村雖然得以保留，但圍牆已清拆了，牆上炮台被移走，古樹亦被砍掉；日軍其後鑿渠，穿過沙埔村至打鼓嶺道，經龍津橋而出海——至2003年至2008年，考古專家為長埋於填海區內的龍津橋考證，發現舊九龍城碼頭遺址，所以以現今位於士瓜灣的九龍城上蓋寫有「九龍衙前圍碼頭」，碼頭前身原與衙前圍及九龍街相關。

在吳佛全複製的地圖中，新蒲崗有一山崗，山崗下為蒲崗村，在日治時期亦因擴建軍用機場而拆遷了，山崗削平後就只餘小山丘；蒲崗村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因富商曾兆榮（曾富）建有曾富花園、曾富別墅、曾豐堂、五龍院而享盛名，於1928年曾開放給民眾參觀，其後因日軍擴建啟德機場而遭夷平；1931年9月26日，香港爆發反日暴亂，而居於此別墅的日本人山下澄次郎一家六口則慘遭滅門之禍。

文藝天地

畫中有話

■圖：K.Wong



亦可聞

■龔敏迪

康熙朝有個崔蔚林

清朝最輝煌的時期無過於「康乾盛世」。但康熙以程朱理學禁錮思想，更沒有唐太宗那樣開放的胸懷，也為清朝的最終衰亡埋下了禍根。因此，他仍然屬於蘇格拉底說的那種，「那些自以為聰明的人，在別的他們並不聰明的事情上也是自以為是最聰明的人。」人總難免有錯，理學家又往往說一套做一套，於是，熊賜履因為「票擬錯誤」，為了推卸責任，把責任推給別人，品德自然惡劣；李光地母親死後，更是「貪位而忘親」，其他如湯斌、張伯行、魏象樞等人，不是挾仇懷恨，就是或傾危欺君，或「務虛名而事幹瀆」，對這些假理學名臣，康熙無情地揭露其醜行，但並未嚴厲追究，他的目的在於降服和利用。

然而，李光地在《榕村語錄》說：「皇上近來大信朱子」的時候，康熙十八（1679）年十月十六日，侍讀學士崔蔚林呈上講章《大學格物誠意辨》，卻對朱熹提出了不同意見！於是展開了一場辯論。王懋竑的《白田堂存稿》說，康熙問崔蔚林：「朱子之格物，王陽明之格物，二者孰是？」回答是：「朱子不是，王陽明亦不是。」康熙作色道：「然則汝說轉是耶？」《康熙起居注》記載是，崔蔚林的回答說二人「原與臣意不和。」然後康熙問：「朱子所解《四書》如何？」回答是：「大概皆是，不合者唯有數

段。」但不管怎麼說，這場辯論，崔蔚林勇敢地提出了不同看法，而且康熙也沒佔上風，不然就不會「上頷之」，最後說：「性理深微，俟再細看」了。十天後，康熙開始反擊崔蔚林，說他「所言太易」，「所見與守仁亦相近」。康熙要用程朱理學維護其政權的正統合法性，自然容不得王守仁陽明學的知行合一，心外無物的致良知，滿人有滿人的良知，漢人有漢人的良知，三藩之亂這時不是還沒有結束嗎？康熙也絕沒有天下一家，兼收並蓄的胸懷。而儒學經過程朱的改造，進一步對皇權統治作了合理性的理論總結，更適於統治的需要。所以康熙說：「孔孟之後有稗斯文者」，朱熹之功最為弘巨，因此下令將其從孔廟東廡「先賢」升到大成殿「十哲」之列。康熙九年（1670年），還下令給二程嫡裔程宗昌、程延杞恢復蔭襲明末中斷的五經博士之職。南宋後期以來，特別是明末統治力的衰微，思想控制也有弱化，加之西方傳教士帶來的新思想，使思想界異常活躍，士人多「汎濫於百家」，而「康乾盛世」雖然統一了天下，經濟也在戰亂後得到恢復，但「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落後文化統治先進文化也最容易走極端路線。康熙一面說：「朕於蒙古、滿洲、漢軍、漢人視同一體」，一面又告誡身邊滿臣：「漢人好尋仇

讎。或本人不得報復，其門生故舊展轉相報，歷數十年而不已。昔年山東、直隸、江南人俱以報復為事，朕尤記憶。」還說：「我滿洲姓人，應遵滿洲之道。以己之廷效法漢人，復為漢人所笑罵，自食其果。」而統治者的心胸的狹隘，阻斷了社會發展的自然進程。因此，崔蔚林能夠堅持自己的不同理解，是難能可貴的。

隨著思想控制的加強，不僅一度廢止的八股文考試也恢復了，崔蔚林也開始受到報復。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大學士李蔚說崔蔚林「為人老成」，康熙回答：「朕觀其為人不甚優，伊以道學自居，然所謂道學未必是實，聞其居鄉又不甚好。」二年後，又說：「但觀其節概及所作文章，亦屬平常，無大勝人處。」以至於「本無知識，文義荒謬，岸然自負為儒者，究其意解不出庸夫之見，真可鄙也。」接着又說：「崔蔚林乃直隸極惡之人，在地方好生事端，干預詞訟，近聞以草場土地，縱其家人肆行控告。又動輒以道學自居，焉有道學之人而妄行興訟者乎？此皆虛名耳。又詆先賢所釋經傳為差言偽，自撰講章，甚屬謬戾，彼之引疾，乃是託詞。此等人不行懲治，則漢官孰知畏懼？」在指責崔蔚林的不實之詞背後，透露的，仍然完全是他的文化不自信。

來鴻

■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手寫板

■蒲繼剛

行走人世間心中存「天意」

一個人要找到安詳，應該讓心先定下來，而要讓心定下來，就要在心中存有「天意」。在人間，天意表現為道德、倫理、因緣、程序。信天意，就要我們遵守道德、倫理、因緣和程序。道是生命的交通規則，德是按照交通規則去行走，紅燈停，綠燈行，車走車道，人走人道；倫理是天地人的關係；因緣是古人對生命運化的規律性認識；程序就是「瓜豆原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中國文化之所以推崇道德，是因為道德是人格動機。一個追求道德的人，他自然會向人格處用力，而不是「物格」。一個向人格用力的人，他的目光自然在「內」，心思自然在本質，這也就是古人為什麼強調省察、覺察、覺悟。就是說，古聖先賢他們更加注重跟蹤心意，而不是跟蹤物意，不是跟蹤股票行情，不是跟蹤機會。中國文化之所以強調倫理，是因為倫理本身就是快樂，所謂「天倫之樂」。古人發現，父子之親是快樂的種子，因此古人特別強調孝道。孝看上去是一個「向上」的姿態，事實上更是一個「向下」的姿態，這種「向上向下」的交匯，就像是植物在白天藉莖葉把光變成

能量，夜晚再用根把能量提供給莖葉，從而給家提供一種綿延不絕的溫暖。一個充分體會過家的溫暖的孩子，成人之後，自然會把這種溫暖帶到社會，成為一個溫暖的種子。相反，一個從破破家庭走出來的孩子，往往是對社會帶有敵意的，這種敵意，很可能是一個反道德反社會的潛在因素。想想看，假使核武器掌握在一個內心充滿着仇恨的人手裡，將意味着什麼？中國文化之所以特別注重因緣，是因為因緣觀讓人釋然。當一個人的心中有因緣這個概念時，他的辯證法就會完美得多，因為他知道一切都是因緣際會，所以就不會對物質過度貪戀，也就不會對愛恨情仇過度計較，因而淡泊，因而坦然，因而輕鬆，因而快樂。現代人之所以活得特別累、特別焦慮，就是因為大多人心中沒有因緣這個概念，認為一切都是奮鬥所得，包括愛情，包括幸福，這個邏輯自然會派生痛苦，派生焦慮，當然會派生災難。中國文化之所以特別敬畏程序，特別是無漏的程序，是因為它來自「天造地設」。這個無漏的程序，我把它稱為

「第一邏輯」。「第一邏輯」告訴我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福自我求，命由我造，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它是一種「天意版」的「大自然」系統，它在每個個體生命中自動運轉，正是這套自動化的「大自然」系統，分毫不差地記錄着人的所有言行，成為了每個人的福氣存折。一個人的健康、美麗、榮譽、成功、富有，都以此為據，從此生發，它是一個看不見的「根」，也是一個最大的「緣」。相對於種子來說，緣就是土壤，就是氣候，只有肥沃的土壤、適宜的氣候，才能長出參天大樹。這一信念，同現場感一樣，也會讓我們的焦慮自動脫落。一個心存「第一邏輯」的人，肯定會「但行好事，莫問前程」。而一個「但行好事，莫問前程」的人，還有什麼焦慮呢？一個人的心中存有「第一邏輯」，他就會比他人少去許多得失之苦。就拿當下非常嚴重的健康焦慮來講，心存「第一邏輯」的人會作如是想：如果上蒼覺得我有用，自會留我，只管成為一個好員工，其他的事不用多想。這樣活着，多簡單，多輕鬆。

手寫板

夕陽中的蘆花

多美麗的黃昏，蘆花又在美麗的黃昏飄飛。風在不停地抖動，那些美麗的蘆花，在冷漠、充滿謊言的風中搖曳，美得讓人迷醉，美得讓人心碎。風在訴說什麼，在夕陽的光暈中一遍一遍訴說，是讓蘆花舞蹈得更優美一些，更暢快一些嗎？沒有人知道風的用意，美麗的蘆花卻不管這些，它們在風中舞蹈得更加優美，更加瘋狂，因為它們知道，這是它們最後的舞蹈……這是漢水之畔襄陽沙洲上的蘆葦，漢水連天河，這是天河裡的蘆葦嗎？這般如夢如幻！「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是楚漢民族文化源頭的蘆花嗎？精緻而優美！美麗的蘆花呵，在夕陽的光暈中淒美絕倫，如夢如幻，似乎搖曳出的是一塊塊象形文字，在《詩經》的天空蕩漾。我不會唱《在水一方》，卻讀懂了《詩經》天空裡美麗的蘆花。現在，我站在襄陽漢水之畔的沙洲上，徜徉在蘆葦叢中。我曾無數次在蘆花叢中流連忘返，自認為讀懂了最絕望，最美麗的蘆花，懂得了蘆花的絕望與蕩氣迴腸。夕陽在搖動的蘆花上跳動，我的思緒在天上飛，在蘆葦上跳，在秋風中飄，光暈中的思緒不知道該停留什麼地方……我又想起了電影《太平輪》裡那片美麗絕倫、百轉千迴的蘆花。我不知導演吳宇森在那

大片大片的蘆葦蕩中要表現什麼？是美麗，是和平，還是絕望？我覺得，那部看似氣勢磅礴，不同凡響，打造歷史史詩的電影，卻被拍得平庸浮淺，不倫不類。他想盡力說清許多道理，但卻沒有說清幾條道理。但《太平輪》電影裡關於蘆葦、蘆花、蘆葦蕩的描寫，卻讓我心醉神迷，心扉重重顫抖。當韓國演員宋慧喬扮演的豪門千金周蘊芬踏上蘆葦蕩的那一刻，我覺得，那是這個世界上最美的瞬間。美人如花，夕陽如畫；秋風如詩，蘆花如夢。這天地間的萬物，夕陽中的蘆花是最美的品種嗎？我不知道。但蘆花加美人，秋風加夕陽；美人在蘆花中穿梭，夕陽在風中搖動，那是怎樣的情景呢？我們的心中，誰又不會被那種情景所打動呢！是的，不管戰爭、強人、領袖、勝利被描繪得多麼宏大，多麼了不起，它遠沒有平凡人對這個世界上最美生活的追求更動人心魄。蘆花飄飛，夕陽秋風。你看，夕陽中的蘆花又在向你講述故事啦……



■美麗的蘆花